

· 演唱材料 ·



本社編

建議書落難

上海文化出版社

演 唱 材 料

建 議 書 落 難

本 社 編

上 海 文 化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六篇適合工廠演出的演唱材料。“模範炊事員王福榮”寫一個炊事員熱愛自己的工作，幾次改進工具，提高了做飯效率。“磚頭訴苦”批判不愛護國家財產的人。“十斤紅海椒”寫一個老漢不相信寶成鐵路上的一座橋能建築成功，最後他在事實面前信服了。“改日再說”和“建議書落難”批判以官僚主義態度對待合理化建議的人。“大檢查”批判各種浪費糧食的現象。

演唱材料

建 議 書 落 難

本 社 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五八弄二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

協記印刷廠印刷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

書號：0161

開本：787×1092 耗 1/36 印張：1—3/18 字數：22,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

定價：(6) 一角三分

目 次

模範炊事員王福榮(鼓詞).....	吳順智	(1)
磚頭訴苦(唱詞).....	沈克潛 任 勇 王振輝	(4)
十斤紅海椒(唱詞).....	宗 銓	(9)
改日再說(相聲).....	段繼棠	(14)
大檢查(相聲).....	孟慶增	(23)
建議書落難(小演唱).....	馬漢新	(32)

模範炊事員王福榮（鼓詞）

吳 順 智

擺好了鑼鼓絞好了弦，
表一表模範炊事員王福榮。
他今年雖只有二十六歲，
炊事員却做了十二年整。
五二年他來到鋼廠食堂，
給工人做飯吃他很高興，
自從他參加了共產黨，
更發揮了高度的工作熱情。
別人說做炊事員最沒意思，
王福榮的認識却不相同，
他常道：“任憑你有多大本
領，
只做事不吃飯絕不能行。
我做飯同樣是一項重要工
作，

職工們吃的美，生產才能有
勁。
多生產鋼鐵，加速國家工業
化，
幸福的社會早日來臨。”
當時食堂做飯效率不高，
一下班飯堂口就吵吵哄哄，
一串串一行行排成長隊，
吃頓飯要花費幾十分鐘。
王福榮見此情景心中着急，
一個個問題翻覆考慮不停：
職工們辛辛苦苦生產勞動，
爲吃飯只好把休息犧牲，
我是個炊事員要負責任，
這種事一定要想法改正。

要學習工人們改進工具，
我不妨試做個脫窩窩模型，
一下子幾十個該有多快，
對，我決定來將它試驗實行。
王福榮第一次來搞改進，
請木匠做了個木頭模型，
誰知道木頭不能耐熱，
被熱氣一蒸都成了“凸”形。
脫出的窩窩頭都不一樣，
大的大小的小色色形形。
這時候有許多伙房工友，
說起了風涼話叫人難聽：
“炊事員就只是切切剝剝，
哪有那省事的竅門好尋！”
他聽了這些話沒有灰心，
橫捉摸直琢磨尋找原因，
模型邊上安上了洋鐵皮，
經過試驗後果然成功，
一次窩窩頭能脫四十九個，
大小都一樣個個齊整。
做窩窩雖然是快了許多，
和麵趕不上還是不行。
王福榮找竅門又動腦筋，

吃不下睡不穩玩也無勁，
從此後書場裏碰不到他，
電影院也看不到王福榮。
有一天他正在洗碗時候，
水池裏的碗隨着手翻動不
停，
王福榮呆呆看着飯碗，
想起了炒栗子那番情形，
炒栗子的砂子能在鍋裏翻
騰，
和麵的道理不也和這個相
同？
他想到這裏真是高興，
打心裏笑着說：“有了門徑。”
他找個空去看炒栗機，
進了城滿街走無處找尋，
原來他一心想創造“和麵
機”，
春節放假却忘得乾乾淨淨，
春節後他終於看到炒栗機，
仔細看仔細問才把道理弄
明。
回到家拆了本舊筆記本，

他硬着頭皮來畫圖形。
可是他過去從沒唸過書，
現在還只抵個初小學生，
名字都寫不正哪能繪圖，
圓口鍋畫成了雞蛋形。
他越看越覺得不是樣子，
這個科那個股他東跑西奔：
會計科老馮他只會打算盤，
修建股說沒有指示可不行。
王福榮想起理髮員王啓，
這個人還有些畫畫本領，
王福榮找到他說明來意，
王啓沒推辭一口答應，
當天晚上兩人捉摸着畫，
花了兩個鐘頭草圖畫成。
黨政工團聽到這消息，
都支持福榮這個改進，
工會主席拿草圖送交廠長，
廠長交技術人員去審定。
技術人員仔細研究後，
說它和元車的道理相近，
只要在元車軸上安上幾根鐵
棍，

用馬車一帶動保險能行，
技術人員幫福榮做了試驗，
和麵機順利地創造成功。
從此後大家吃飯不用排隊，
來了吃吃了走時間節省，
大家有時間休息午睡，
不睡覺就來個文娛活動。
王福榮一心為職工着想，
想法子讓他們吃得高興，
他平常和職工拉呱閒談，
知道職工們愛吃油糕餅，
可是合作社沒有糕麵賣，
王福榮眉頭一皺又動腦筋，
他想到合作社莜麵很多，
用它代替或許能行。
試驗結果是黏性倒够，
可惜是硬性不够試做不成。
他又想：小米麵又能吃水又
發硬，
把兩樣摻起來或許能行，
經過了試驗不軟不硬，
買糕的排起隊一羣一羣，
排起隊比以前更多更長，

個個說只吃兩個不餓過癮。
王福榮馬上又開動腦筋，
沒兩天又創造了脫糕模型，
大家伙吃得好又能休息，
職工們個個都誇讚福榮，
五四年評選全廠勞模，
炊事員王福榮也佔一名。

今年又參加全國積極分子大會，
到北京開大會十分光榮。
這叫做平凡工作放出光彩，
每一行都可貢獻才能，
望大家緊守崗位努力工作，
齊爭取社會主義早日來臨。

磚頭訴苦 (唱詞)

沈克潛 任 勇 王振輝

我本是一塊新磚很漂亮，
八角齊全體質堅如鋼。
按我的耐久勁能打房基担當
萬斤重，
按我的模樣說是該壘外牆。
這一天我該出窖來了人一
夥，
俱都是精神百倍穿着工人的
服裝。
我知道搬我出窖去參加國家
建設，
樂的我搖搖晃晃喜氣洋洋。

有一個窖工輕輕把我拿起，
揹着我出窖洞脚步走的穩
當。
到窖外又小心的把我放，
只恐怕放不平我身子受了
傷。
說起來窖工們對我可是真
好，
爲把我燒成個好材料可成年
累月忙，
由土合泥把我脫成坯子，
又扛我進窖出窖壓腫了肩

勝、磨破了衣裳。
他們爲了國家建設對我們是
輕拿輕放，
他們的口號是：不讓一塊新
磚受了傷。
我們大家也都被感動，
都悄悄說：“咱也不能辜負了
人家的熱心腸。
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誰可不
想，
咱們要建設祖國、去蓋工廠
和樓房。”
天天盼來我們天天想，
第二天來了車馬一大幫。
一套套大騾子大馬肥又壯，
一輛輛新膠皮大車油的亮堂
堂。
趕車的把式把車下，
大車停在了我們身旁，
大家一看真高興，
恨不得自己就跳進車廂。
在這時有個趕車的把式立在大車上，

歪戴着帽子敞着懷“吊兒浪
當”，
擠眉瞪眼不斷出洋相，
他指手畫腳的亂嚷嚷：
“哎！哎！咱們來個裝車大比
賽吧！
那個有鼻子有眼的敢答腔？”
“行啦！你甭光吹大話不幹實
際事，
那一回不是我們裝完了還得
給你去幫忙？”
那個傢伙不服氣急忙把車
下，
鞭子一扔，袖子一挽，你就看
他有多慌張。
一下子卡了我們十來塊，
擠的我們毗牙咧嘴出不了氣
肚裏實在憋的慌。
我們難受他不管，
“垮呀垮”地急往車裏裝，
有五個伙伴攔腰斷，
不知多少朋友受了重傷。
我氣憤地正要給他提意見，

他一屁股坐在了我們腦門上，
鞭子一掄開了車，
兩眼一睜唱開了梆子腔。
他回頭一望他是本隊的頭一輛，
心想快到工地向領導表表功
逞逞剛強。
他得意洋洋在我們身上一仰，
“嚙！嚙！”他不住的用鞭子抽打牲口的脊梁，
道路不平他也不管，
“奇里格登”亂晃盪，
我們好像雞蛋在篩子裏頭滾，
“格里崗噹”地撞車幫。
有的伙伴身裂八瓣，
有的折胳膊爛腿滿身傷。
我們快都氣炸肺，
他還一個勁的叭叭地加鞭，
好像誰也沒有他甩鞭子甩的響，故意逞逞強。

大車跑了一陣他回頭一望，
他看見把別的車拉下了一里長。
他這才得了意把心放，
他鞭子一扔車上一仰入了夢鄉。
大車怎麼走他不管了，
他來了個大撒手信馬由韁。
石頭堆上斷道壕牲口牠也走，
這一來我們更是顛的慌。
我們的車只顧慢慢走，
不一會人家後邊的大車又都追上。
我們這趕車的把式正在酣睡
聽見鞭子響，
他忙睜眼一看，
嚙！別人的車都趕到了他的前方。
他迷迷糊糊又急甩鞭子把牲口打，
這一下我們可要多遭殃有多遭殃！

趕了半天也沒趕上，
拉車的牲口可身上冒熱氣汗
水往下淌，
別人是好道走的快，壞道走
的慢，
我們這位把式是好道睡覺，
壞道逞強。
再說我們進了工地四下一
望，
新廠房是青堂瓦舍排成了好
幾行。
序角的缸磚向着我們微微
笑，
也有幾個剛出窖的新磚托住
了千斤梁。
他們好像說：
“看我們的崗位多重要，
沒有我們就蓋不成房。”
我心想：我比你們也不弱，
將來我不壘序角也得來頂
梁。
我一邊想着一邊走，
眼前來到五號房。

這座廠房快蓋起，
四面拉平過了門窗。
工人們正在鬧競賽，
有的運磚，有的担漿，
趕車的把式停車把我們卸，
有兩個浸磚的工人也來幫
忙。
卸下我們五個成一碼，
一共整二百有三十多個受了
傷。
這倆幫忙的同志把把式問：
“你怎麼把磚都顛壞？愛護公
物不能忘在一旁！”
把式說：
“碎磚太多不怨我，
道路不平難免傷。
常言說賣麼的踏踐麼，
誰的大車也不是保險箱。”
倆幫忙的又問：
“爲甚麼別的車上壞的少？”
(白)他脖子一挺，兩眼一瞪
才說哪：
“一開始他們就沒把壞的裝！

你們三鼻子眼多出一口氣，
我壞多壞少與你們又有何
妨？”

浸磚的同志見他不接受意
見，

去找他們大車隊的隊長走向
東方。

不一會，見把式嘸着嘴去見
隊長，

又見那浸磚的同志回手拿過
籃子筐。

把我輕輕往裏一放，
一會又把我担到一個水坑
旁。

叫我們到坑裏咕都咕都喝了
個飽，

水倒是挺溫和不熱也不涼。
他們說浸磚要浸透，

若不然，壘在牆上不黏漿。
洗完澡又把我們送到一丈多

高的手脚架，
讓我們暫時歇歇等着壘牆。

這時候我心裏高興身上涼

爽，
心想：今後我算有了用，臉上
覺着真榮光。

這時候鋪灰的工人剛過去，
走來了瓦匠師傅不住的向我
端詳。

他說道：“砌牆揀着整裝的
用，

砌起來出活快又顯着我手藝
強。”

他隨手就把我拿起，
在手裏掂量了幾掂量。

往泥裏一放覺得我不合用，
一瓦刀給我來了個大開膛。

我心想：只要你看着我够材
料，

再來幾傢伙也無妨。
誰知道，他兩眼一瞪嘴一咧，

“呶——嗒！”一下把我摔在
了石基上。

鬧了半天他是需要一塊八分
頭，

把我打短了又嫌不長，

可惜大家費盡心白把我製成了，
他一刀把我打成了廢物扔在一旁。
讓我在地上沒人管，
叫人們踩來踩去還罵我格的慌。
我心裏想這一輩子只有當礙事鬼了，
我難過的眼淚流成行！
我正在難過又來了人兩個，
伸手又把我揀進筐，
我真想喊快把我扔到野外，
免得在這裏影響大家建設礙的慌。
不料想又把我抬進廠房辦公

室，
把我倒在地下灌了泥漿。
一同的伙伴千萬個，
爲什麼偏我這麼命苦？越想越窩囊！
我又一想倒底我還是有了用，
有分熱來就該放分光。
我又一想將來多少人要在我身上走，
不由心裏又有些喜洋洋。
我希望大家聽了我這段話，
愛護國家財產的思想要大大加強。

(原載“河北文藝”)

十斤紅海椒(唱詞)

宗 銓

石渠河彎彎像曲鱗，
竹筒水奔流萬山間，
個個山峯像刀劍，

懸岩削壁插青天；
山外人少有進山去，
山上人鬍子透白沒有出過

山。

寶成鐵路過秦嶺，
工程大隊來開山，
大夥兒剛剛到河岸，
收拾行李還把帳棚拴。

一個老大爺七十幾，
笑咪笑咪走上前：

“老鄉，你們是不是到山裏來
把樹砍？

帶這多東西是不是來把家
安？”

隊上有個小伙子，
外號“涎皮鬼”小老潘，
他說：“我們來修路，
還要修座大橋跨到對河邊；
鐵路從這兒穿過去，
再經過那兒鑽過山。

我們的歌兒你沒有聽見？

‘大西北、大西南緊緊相連’，
這條鐵路修得遠，

一直要修到陝西的寶雞縣。”

老大爺把嘴癢一癢：

“你不怕壳子冲漏天！

這地方要修路？要把橋建？

依我看這事情沒那麼簡單！”

說着頭也不回抽身轉，

好像說：“你們真是發瘋顛！”

小潘一聽好希罕，

心想：“這老頭子的話有根
源。”

趕過去把他來拉着，

“老大爺，你不說清楚我心不
安。”

老大爺纏不過“涎皮鬼”，

一屁股坐在大樹邊。

他說：“不是老漢把你們小
看，

有個龍門陣世代相傳：

幾千年來未必沒有人想把橋
建。

這座山嶺，不平凡，

懸岩上蛇虫爬不過，

仰落帽子望不到天。

這條石渠河才叫險，

鴨子不敢下河邊。

你莫看從這到那只有一箭

遠，
從來少人過對山。
兩岸的人都想有一座橋多方便，
無法去修，只是空口談。
老的想來娃娃兒唸，
從祖先一直到今天。
傳說某一天的夜晚，
這事兒驚動了天上的魯班，
魯班愛把凡事管。
他爲石渠河修橋下了凡。
在深山找了許多大石頭，
準備來把橋礅安，
吹一口仙氣先把石頭變，
變一羣肥豬肚大腰圓。
魯班也把‘豬販子’變，
趕起這羣肥豬到河邊。
他正要動手把橋建，
一個壞人知道了心不安。
這壞人不是別一個，
就是那天上的玉皇大老官。
他說：‘把橋修好把路建，
老百姓造亂要出山，’

馬上把二郎神來派遣，
要把魯班來阻攔。
二郎知道魯班脾氣怪誕，
做活盡在夜晚間，
只要到了五更，太陽快出現，
什麼事兒他也不照閑。
二郎搖身把一個大公鷄變，
頸子長伸，屁股一翹，‘咯咯
哦！’叫得應四山。
果然，魯班以爲天亮了，
屁股一拍上了天，
其實隔天亮還很遠，
分明是玉皇與我們爲難。”
老大爺說着用手指對岸：
“那一羣豬還在那樹叢中
間。”
大家抬起頭一看，
許多大石頭潛伏在岩邊。
老大爺靜了一下作結論：
“幾千年來幾萬年，
神仙都辦不了的事你們能
辦？
想是在把夢話談。”

大夥兒一聽好笑又好氣，
更急壞了這“涎皮鬼”小潘。

“老大爺，你把那魯班神仙來
收檢，
共產黨，毛主席的英名你該
聽見？

咱們工人要倒海移山！”

老大爺高聲說：“主席的英明
我早曉得，
恐怕他老人家沒法管到此
間。”

小潘急得火星濺，

老大爺固執得光抓一邊。

老大爺說：“說齊天我要親眼
見，
要真是修起了我手板心把魚
煎，”

小潘說：“我不吃你的魚，
咱們另打一個賭在事先。

你輸十斤紅海椒，

我輸一付青石磨兒用青石
掀。（註）

親自打來搯到你家裏面，

脚力都不要你出半文錢。

咱們三擊掌，看你敢不敢？

量你不敢同我把手勁扳！”

老大爺一聽紅了臉：

“對！十斤紅海椒老漢承擔，

親自摘來親自洗，

親自給你搯到工棚間。

來來來，小伙子，咱們三擊
掌。”

“拍拍拍”，歡笑聲響應了對
面山。

時間過得如閃電，

轉眼不覺幾十天，

從來這兒岩鷹不生蛋，

突然一天到晚鬧喧天，

叮叮噹噹的鉗子響聲不斷，

一霎時又乒乒乓乓轟得天地
翻，

老大爺不放心隔不上幾天又
去看，

呀！這些小伙子不簡單！

只說山高齊天沒法辦，

（註）掀，石工說打的意思。

小伙子脚板高過天，
岩上石頭比鐵硬，
小伙子們像削“豆腐乾”。
冷熱都打起赤膊幹，
真是猛虎下了山。
對山的岩石天天垮，
轉眼垮了半邊山；
橋墩像那筍子天天往上串，
轉眼兩岸要一線牽。
昨天的懸岩今天看，
一條大路平又寬。
昨天岩上開石條，
今天像鐵柱一樣立在河中間。
他越看越可愛，
越看越喜歡！
想到紅海椒輸了一半，
不覺抿了抿嘴喜心間！
工程進展像射箭，
鐵路過河穿了山。
山風吹得玉麥黃金樣，
老大爺的海椒也紅了半邊山，

又長又大又鮮豔，
他親自摘了一大籃，
洗得來紅光燦爛，
一稱飽够十斤，親自揀到河邊。
他歡天喜地走到工地上，
找着那“涎皮鬼”小潘。
“打賭的事兒我輸了，
說我運氣不好麼？可不能這樣談，
我祖宗百代想不到的事今天實現，
我老漢的運氣喲，硬是好上天！
這十斤紅海椒是我親自選，
硬是輸得我心裏了然！
小伙子，你快拿去收檢，
‘打牙祭’好把‘熬鍋肉’煎。”
小老潘聞言把話談：
“賭輸贏原是開玩笑，
你老人家何必記心間！
十斤紅海椒我收下，
照市作價我心才安。